皇清經解

478
207

記
20
207

東京大學

門 口 13
號 卷

禮經釋例卷七目錄

射例

凡射皆二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

凡再射三射皆先升射次取矢加楅次數獲次飲不勝者次拾取矢唯初射不數獲不飲

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

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

進坐揖

支那錢幣所有

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
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凡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凡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凡有事于射則祖無事于射則襲
凡飲不勝者尊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卑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
凡公射小射正贊決拾小臣正贊袒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
卒射小臣正贊襲
凡公不勝飲公則侍射者飲夾爵
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
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
凡獲者之事皆司馬統之
凡鄉射于序大射于澤宮
共二十例
附周官鄉射五物考一篇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一篇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

學海堂

禮經釋例

歙淩進士廷堪著

射例

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

廷堪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鄉射禮三耦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宣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注但大言獲未釋其算大射儀同此初射三耦射不釋獲鄉射大射無異也鄉射第二次射三耦拾取矢衆賓受弓矢畢司射升請釋獲于賓賓許又云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三耦卒射然後賓主人射大夫與耦射衆賓繼射數獲畢飲不勝者大射第二次射命耦及三耦拾取矢畢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又云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觶捆復公則釋獲者命小吏小吏命獲者司射遂進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射于是爲三侯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三侯皆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三耦卒射然後君與賓射公卿大夫及衆耦皆射數獲畢飲不勝者此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也鄉射司射升堂請射于賓大射司射適阼階下請射于公不升堂者尊君也中離維綱揚觶捆復及中三侯皆獲者優君也此外節文亦有不同者詳見下則鄉射與大射小異也鄉射第三次射司射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諸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又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數獲飲不勝者皆如第二次射大射第三次射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諸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三耦卒射君與賓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繼射數獲飲不勝者皆如第二次射此三射以樂節射釋獲飲不勝者也亦鄉射與大射小異也是凡射皆三次也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

功終用成法敎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禮記射義文以樂節射者卽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樂爲上中庸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又案鄉射禮初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旣具有司請射又云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三耦卒射司射升堂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請釋獲司射皆升告于賓卒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三射司射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諸餘皆如初大射初射請射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于公三耦卒射司射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再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下北面告于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又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卒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升自階下北面告于公三射司射適阼階下請以樂于公公許餘皆如初鄉射告于賓者尊賓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鄉射初射告賓復告主人者賓主人敵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賓者尊賓以耦公也告賓于西階者賓在西階也告公于阼階者公在阼階也大射再射升自西階請射于公者便于命賓也告賓于階上告公于階下者君臣之義也此鄉射大射之別也

凡再射三射皆先升射次取矢加楅次數獲次飲不勝者次拾取矢唯初射不數獲不飲

延堪案鄉射禮大射儀二篇其再射三射每射之中皆五小節三耦及衆耦升堂射一也射畢司馬命取矢加楅二也釋獲者數獲三也設豐飲不勝者四也三耦及衆耦拾（拾更取也）矢五也至于初射但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數獲及飲不勝者之禮唯升堂射取矢加楅三耦拾取矢三小節而已取矢加楅者備拾取矢也數獲者分勝負也飲不勝者示罰也拾取矢者備更射也其升射飲不勝者拾取矢三節皆射者之事其取矢加楅數獲二節非射者之事則相禮者爲之也每射必拾取矢以備更射若三射畢不復更射亦必拾取矢以授有司者示禮有終且不苟也大射賓與君不拾取矢者尊之故異於衆射者也又再射飲不勝者後有獻獲者及獻

釋獲者二節此則初射三射所無者二次爲射之大綱五節爲射之細目總其要而觀之繁文瑣節自有條理可求矣

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延堪案鄉射禮司射誘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大射儀司射誘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升堂之前三揖也鄉射初射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揖也由其階階下揖猶及階揖也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庚申補刊

揖三揖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
進耦少退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前三揖也
大射初射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
決遂執弓揖三揖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
大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司射誘射者教射也故其儀與耦射
同也大射有次在洗東南故出次西面揖鄉射無次但于堂
西袒決遂故耦進東面揖也大射賓侍君射不揖者君尊不
降階賓不敢與之耦也
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矢中俯正足
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司射誘射升堂揖當物北面揖
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矢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
矣再發此升堂之後三揖也鄉射初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
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
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矢中合足而俟再射賓主人
射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三射如初
此鄉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
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
揖皆左足履物還視矢中合足而俟再射諸公卿升射如三
耦三射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又始射司射命曰毋

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再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再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鄉射大射皆同此揖亦在升堂之後然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餘耦皆無也鄉射或于庠或于序故曰鉤楹內由楹外大射用三侯故曰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其禮既殊故誘射亦異也

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延堪案鄉射禮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射三射皆如初此鄉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卒射北面揖不同鄉射南面揖者君在堂上故也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注不南面者爲不背卿考下文諸公卿大夫卒射亦揖如三耦此時卿已降矣則非爲卿可知敖氏繼公曰北面揖者爲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於楹間嫌也鄉射賓主人卒射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及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賓主人分階故多階上一揖既降復升就席故又有及階升

堂二揖也又大夫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降無與升射者交于階前之揖者大夫既降復升就席然後繼射者始升也鄉射司射誘射卒射南面揖揖如升射降此無升射故無交于階前之揖也大射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卒射揖後復有降階揖者大射諸侯禮威儀多也誘射無耦而亦揖者教衆射者以行禮之節也

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及楅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進坐揖

延堪案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上射揖進坐此揖唯上射有之下射進坐不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初此鄉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賓主入拾取矢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此時賓東面主人西面故無當楅北面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耦出（出次也）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上射之進坐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

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退反位此如鄉射大夫與其耦拾取矢之例前取矢加福時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東之以茅今大夫說矢東者謙不敢兼取欲與其耦拾取之耦揖進坐此亦上射進坐揖也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大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諸公卿大夫耦進當福進坐不云揖者文不具也蓋拾取矢耦進揖猶射時耦進之揖也當福北面揖猶射時當階北面揖也及福揖猶射時及階揖也拾取矢在庭不升堂且無物故無升堂當物及物三揖也進坐獨上射揖者亦猶射時司射命射上射揖也然命射之揖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此拾取矢進坐之揖凡耦之上射皆有之則與射時異也

又案大射儀再射取矢加福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注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君與賓皆不拾取矢者君尊不可下同于臣賓亦侍君射者故優之使異於衆也

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

疏案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此是進坐之揖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射順羽且與執弣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此下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取第二第三第四矢經雖無文皆揖可知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賓主人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鄉射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大夫與其耦拾取

畢諸公卿大夫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
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此進坐之揖兼取乘矢與順
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
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
如初是大射兼取矢亦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毋周者恐
背君也上射取矢自弓下下射取矢自弓上禮相變也以禮
例考之與相敵者爲耦則拾取矢卑者與尊者爲耦則兼取
矢示不敢與之拾也

又案鄉射大射初射三耦拾取矢畢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
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鄉射于西方大射于次中）是誘射之矢末耦之下
射代爲取之亦兼取矢也鄉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

畢諸公卿大夫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此進坐之揖兼取乘矢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大射兼取矢亦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毋周者恐背君也上射取矢自弓下下射取矢自弓上禮相變也以禮例考之與相敵者爲耦則拾取矢卑者與尊者爲耦則兼取矢示不敢與之拾也

又案鄉射大射初射三耦拾取矢畢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鄉射于西方大射于次中）是誘射之矢末耦之下射代爲取之亦兼取矢也鄉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

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
不相因也
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
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既拾取矢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
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
右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
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鄉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大射
儀初射畢三耦既拾取矢乘矢揖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注內
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左還亦以
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尚背之也　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
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

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韜弓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
云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如三耦又云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
三耦此大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鄉射三射畢三耦及賓主
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弣弭以退
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大射三射畢三耦及諸公卿大夫
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弣面鏃退適
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矢不挾則無北面搢三挾一个之
揖射禮終故節文亦異也鄉射再射畢賓主人拾取矢卒北
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
升堂揖就席賓主人拾取矢畢皆升就席故無與進者相左
之揖而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云大夫兼取乘矢如其耦北

面揖三揖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此大夫獨升耦不升故并無及階升堂之揖也大射再射畢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大夫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揖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此卽鄉射大夫與其耦兼取矢之例故亦無與進者相左之揖也

凡飲不勝者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廷堪案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初經云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云揖如升射則再射飲不勝者如初三射飲不勝者如初皆卽鄉射禮之文省略互見也鄉射禮三耦取矢于堂西大射儀三耦取矢于西階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初經云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云揖如升射則再射飲不勝者如初三射飲不勝者如初皆卽鄉射禮之文省略互見也鄉射禮三耦取矢于堂西大射儀三耦取矢于西階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初經云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云揖如升射則再射飲不勝者如初三射飲不勝者如初皆卽鄉射禮之文省略互見也鄉射禮三耦取矢于堂西大射儀三耦取矢于西階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

亦當如射時未升堂之前耦進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之三揖也

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廷堪案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耦進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耦出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又云衆皆繼飲射儀如三耦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是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也此二揖猶射時卒射揖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及拾取矢時既拾取矢揖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也拾取矢在庭故云進退射與飲在堂故云升降也此飲在西楹之西勝者不與故無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三揖與升射時不同也又鄉射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觶者反就席鄉射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云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觶之時也賓主人飲罰觶其禮異于衆耦者優之也

凡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延堪案鄉射禮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所擬以設楅處）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捥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三侯故云皆）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注鄉射記（當作禮）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是大射設楅之處與鄉射同也鄉射既設楅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而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謂四四分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大射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蓋楅者承笴齊矢之器故設于中庭以備取矢委之且爲行禮之節又鄉射再射畢取矢加楅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三射同）大射再射畢取矢加楅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三射同）此則與衆耦異者也

又案鄉射記云楅髦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此言設楅之儀也楅制詳見器服之例

凡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延甚案鄉射禮再射司射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所擬以設中處北面命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其而俟大射儀再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其而俟注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是大射設中之處與鄉射同也又鄉射大射司射命射訖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大射無于中二字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大射無此四字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此釋獲也卒射取矢加楅訖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大射作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大射仍有一坐字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作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皆大射作各曰

大射儀司射請射三耦卒射經云說決拾
獲者去侯命取矢三耦拾取矢君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
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也遂再射司馬注司
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飲畢賓主
司馬命去侯說命取矢加楅說賓主人大夫卒射飲畢賓主
人大夫拾取矢說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大射司馬正命去
侯說命取矢加楅說三耦卒射君諸公卿卒射衆耦拾取矢
說飲畢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是無事于射則襲也鄉射司
馬獻獲者大射司馬正獻服不皆襲前司馬反位時已襲故經不言也　鄉射
大射司射獻釋獲者亦襲此皆飲酒之禮無事于射者也司
馬乘矢襲大射司馬師乘之復
求矢則司馬正乘之司射數獲襲者皆既射以後

左右鈞此數獲也二射
如初蓋中者實算之器設之當西序以爲
行禮之節也
又案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
糅於郊則閒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
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注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
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大學在郊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
此言中之等殺也中之制見器服之例中
凡有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
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新其耦兼取矢皆袒
決遂司馬命獲者去侯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

之事也飲罰爵勝者皆袒決遂示能射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拾卽遂也鄉射注遂射韝也以韋爲之其非射時則謂之拾　示不能射也鄉射三射司射請以樂射則襲大射不云襲文不具也　與前初射再射請射袒決遂射不同者禮射異於能中故袒襲不相因而相變也

凡飲不勝者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

廷堪案鄉射禮飲不勝者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大射儀飲不勝者若賓不勝則不執弓耦謂士耦也　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注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是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也又鄉射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注尊者可以孤無能對大射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是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也考經所云耦者士也鄉射遵者卽大夫也恒與士耦大射諸公卿大夫或闕亦以士爲耦皆尊卑不同故其禮與敵者異若公卿大夫自相爲耦則亦如鄉射賓主人飲罰爵之例也

凡公射小射正贊決拾小臣正贊袒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

廷堪案大射儀公將射與賓爲耦也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又云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于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矛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放弥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是贊決者小射正也又云小臣正贊祖公祖朱襦卒祖小臣正退俟于東堂是贊祖者小臣正也又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是贊拾者亦小射正也又云大射正執弓以決順左右隄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箴以授公公親揉之是授弓者大射正也又云小臣師以巾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是授矢者小臣師也又云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是贊襲者亦小臣正也前大射正授弓故亦大射正受弓矢既發故無受矢之儀前小射正贊決拾故亦小射正受決拾前小臣正贊祖故亦小臣正贊襲也決拾祖襲必贊者公射威儀多也凡公不勝飲公則侍射者飲夾爵

廷堪案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勝觶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大射儀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注侍射降洗角觶賓也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辟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

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
洗散觶升實散君酒曰膳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
賓升就席此即燕禮大射主人獻士後賓媵觶于公之禮也
惟媵觶酌膳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此酌膳下拜下而未拜小
臣正辭升再拜稽首下而未拜故不云升成拜及賓多一爵爲小異賓
飲爰者猶二人媵觶于公之時賓受公酬之例也飲公如
媵爵之禮者公尊也賓飲爰爵者如受公酬也注云爰爵亦
所以耻公也恐非
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
正作之

廷堪案大射儀第二次射事竟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
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次射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
竟請射之儀也又云反搢扑適矢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
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
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者如第
一次射竟三耦拾取矢之儀也故曰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
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
取矢也如初者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第一次射竟但有三
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三耦
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小
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

次射竟諸公卿大夫降卽位之位也又云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拾取矢也又云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二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士與大夫爲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公卿升就席後衆射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次甚明下經三次射竟不云小射作取矢者文不具也鄉射初次射竟

司射命拾取矢又云司射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作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爲之大射威儀多故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衆射者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爲禮殺代之似未得經意敖氏繼公以爲衍文則更非矣

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

延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大射有次與鄉射異袒決遂執弓挾

乘矢于弓外見鏃於附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倚扑於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大射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於公公許此再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大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不升堂異於再射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三射請射也鄉射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大射晝物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與者與獲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初射比三耦也鄉射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司射則告于賓西階上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又云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大射司射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

辭此再射比衆耦也鄉射大射司射誘射皆將乘矢此誘射也鄉射初射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注作使也上耦射大射初射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再射三射作射如初此作射也鄉射大射初射司射命曰無大射作毋下同射獲無獵獲再射命曰不貫不釋三射命曰不鼓不釋此命射也鄉射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大射適阼階北面告于公此告卒射也皆射者之事也鄉射禮請射後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大射儀司射請射後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此命納射器也鄉射司射命三耦拾取矢再射三射如初大射同此命拾取矢也亦射者之事而司射命之也故曰射者之事皆司射統之也又鄉射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大射同此視算也鄉射大射再射畢司馬獻獲者後司射襲適洗洗觚大射作觶升實之降大射作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大射作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觚司射北面拜送觚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觚祭大射作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大射作立卒觚不拜既觚司射受觚大射作受虛觚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此獻釋獲者也皆釋獲者之事也鄉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射同此命設中也鄉射數獲後司射命設豐三射如初大射同此命設豐也鄉射三射畢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大射

同此命退中與籌也亦釋獲者之事而司射命之也設豐後飲不勝者亦司射命之故曰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也

凡獲者之事皆司馬統之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後弟子取矢委楅訖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注撫拊之也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再射三射司馬乘矢如初大射儀初射後小臣委矢于楅訖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再射司馬正坐左右撫之三射司馬師乘之此乘矢也鄉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注爲其將祭侯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大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此大侯之獲者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此參侯干侯之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此獻獲者也皆獲者之事也又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

繫左下綱中掩東之注事未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至也
繫左下綱注事至也大射張三侯亦不繫左下綱將射不云司馬
命張侯者文不具也此命張侯也鄉射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大射不云此命倚旌也鄉射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大射司馬師命負侯者注負侯公射亦司馬獲者也執旌以負侯師命負侯此命負侯也鄉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再射三射皆司馬命之大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三侯故云皆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再射三射及公射命去侯也鄉射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司射告卒射降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再射三射皆如初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初去侯汪氏肇漸曰去侯二字疑衍愚謂如初去侯謂如司馬命去侯時也注說非也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再射三射皆如初此命取矢也取矢時獲者仍負侯鄉射司馬命弟子設楅大射司馬正北面命設之小臣師設楅也鄉射畢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大射畢司馬正命退

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此命退楅說侯綱退旌也亦獲者之事而司馬命之蓋獲者之事統于司馬射時獲者去侯至射畢命取矢委楅時獲者又許諾負侯故取矢設楅退楅亦司馬命之也又案大射先委矢司馬師乘之復委矢司馬正乘之再射司馬正乘之三射又司馬師乘之鄉射一侯大射三侯故有三獲者大侯之獲者司馬正獻之參侯干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皆以相變爲禮諸侯官多與鄉射僅一司馬者不同也（鄉射司正爲司馬）

又案射器九注所云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是也弓矢決拾四者射者之器也中籌二者釋獲者之器也取矢必獲者許諾以旌負侯然後設楅則楅亦獲者之器也飲不勝者必釋獲者數獲然後設豐則豐亦釋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統于司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之事而納射器拾取矢亦司射命之也凡獲者之事統于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之事而張侯獲者倚旌負侯去侯及取矢設楅退楅說侯綱退旌亦司馬命之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于司射如視算獻釋獲者皆司射之事而設中設豐飲不勝者退中亦司射命之也射禮繁縟鄉射大射二篇司射與司馬迭爲進退學者幾於心目俱眵昌黎所以苦儀禮難讀也今比其例而觀之雖微文瑣節井井然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始知禮經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鄉射于序大射于澤宮

廷堪案鄉射禮主人戒賓注主人州長也又云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疏云鄉飲酒在庠庠有室此州長射于序無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是鄉射之禮行于序也又主人戒賓注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又司射誘射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鄉射記射自楹間注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又云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據此則鄉射亦有行于庠者但禮經此篇自謂州長射于序耳敖氏繼公曰此篇以鄉射爲名而禮乃及于州黨之學者君子之居或近於庠或近於序故其射也各隨其所近而以行禮焉此其所以不容不異也又大射必先行燕禮燕行于路寢則大射亦當于路寢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皆本射義而言考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鄭注云澤宮名也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據此則大射又似行於射宮者然射宮所在經無可考或因大射遂謂路寢延爲射宮歟

又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

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竊謂注既云周禮作序矣復以今文豫作序爲非且下記云序則物當棟正作序字疑注說不然也

周官鄉射五物考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卽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是頌與容本無區別也至于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經文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禮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

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之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即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于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尚何升降之有哉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

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足致疑也然則主皮之射考諸經而經合考諸傳而傳合矣彼說鄉射五物者不於鄉射禮求之無怪其乖隔鮮通而多紛紛之論也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

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即古算位之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右獲者賓黨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釋獲者東面故）孔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易校數按此籌皆東西直列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於（大射作諸）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按此籌皆南北橫列也經又云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按此籌又東西直列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于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於左手此則總斂於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於地二算爲純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又縮諸純

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歛其算於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卽委之於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縮於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於地於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益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於禮經者尙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著以證古籌算而不及此益未之深考也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終

嘉應葉韓舊校
南海鄧翔番禺黎永椿新校
元庚申補刊

禮經釋例卷八目錄

變例

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
凡大斂于阼階上既殯則于西階上
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
凡楔齒綴足爲奉體魄之始奠脯醢爲事神之始
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
　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
凡奠于殯宮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饋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凡將奠皆先饌于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於門外

凡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凡弔襚賵贈奠於死者皆不拜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共二十一例

附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一

學海堂

禮經釋例

歙淩進士廷堪著

變例

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

廷堪案士喪禮死於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張氏淳曰注曰疾時處北墉下按釋文云墉如字牆也本亦作墉從釋文）死而遷之南牖下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于適室是始卒于室也士喪禮小斂畢男女奉尸俟于堂幠用夷衾注俟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小斂後則奉尸于堂也疏云初死幠用大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

擬大斂故用覆棺之夷衾以覆尸也士喪禮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小斂在室中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祖如初有枕注祖寢卧之席也亦上莞下簟此小斂後俟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

又案宮室之制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墻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考既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陸氏德明釋文墉音庸喪大記此語本引既夕記當作北墉下鄭注正之是也論語集注禮病者居北牖下蓋承喪大記之誤矣

凡大斂于阼階上既殯則於西階上

廷堪案既夕記大斂于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士喪禮大斂布席如初注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爲少南疏云布席如初初謂小斂時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大斂于阼階上也士喪禮陳大斂衣畢掘肂見祖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祖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檳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祖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祔三束大夫蓋用漆二祔二束士喪禮又云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注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輾而行敖氏繼公曰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置於序端歟又云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是既殯則于西階上也考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敖氏繼公曰大斂于阼乃殯于西階上象其由主位而往也蓋周人之制大斂時猶以主人事之故于阼階上既殯則以賓客事之始遷于西階上矣

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

廷堪案士喪禮飯含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言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疏云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笄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舊有解云遷尸于南牖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在北頭而南鄉以其爲徹枕設巾要須在尸首便也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又掘肂見柢疏云此殯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鄭注上文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檀弓又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運云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亦據葬後而言則未葬已前不忍異於生皆南首唯朝廟時北首故既夕云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注云是時柩北首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背父母以首鄉之故也是

知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也司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正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然則尸柩南首自鄭賈以來未有異義也

凡楔齒綴足爲奉體魄之始奠脯醢爲事精神之始

廷堪案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注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又云綴足用燕几注綴猶拘也爲將履恐其辟戾也又云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既夕記楔貌如柶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牀而奠當腭用吉器注用吉器未變也若醴若酒無巾柶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又云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

閣也與皆記楔齒綴足奠脯醢之事荀子曰葬理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

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此始卒奠也此奠在小斂畢乃奠注祝與執事爲之　舉者盥右執匕俎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寺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枇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胳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

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面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小斂奠也 此奠在堂上尸東 大斂畢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燭者先升堂照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席從設于奧東面 注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注東方之饌 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 注如初如小斂之儀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棗栗東脯脡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大斂奠也朝夕哭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 注入入于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 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朝夕哭奠也朔月奠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札釋七于鼎俎行札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 注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 此朔月奠也又云有薦新如朔奠此薦新奠也 如初如朔奠之設 既夕禮遷柩朝廟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此遷柩朝廟奠也還柩車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注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 將行而飲酒謂之祖非祖廟之祖也 此祖奠也葬曰大遣奠鼎入乃奠豆南

上綃籩豆醯醢南北上綃俎二以成南上不綃特鮮獸醴酒在
邊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此大遣奠也喪禮皆奠而
不祭者朱氏熹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
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
又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柩升自西階奠俟于下
東面北上正柩畢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
階北仍是朝夕奠從柩而來者設于堂上柩西也又云徹者
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此是徹從柩而來之朝夕奠也又云乃
奠如初此方是設遷柩朝廟之奠也朝廟畢主人入祖乃載
踊無算卒束襲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又云
降奠當前束注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腹也亦在柩
車西束有前後也疏云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待束訖乃
降奠之當束也此仍是朝廟之奠從柩而降者設于堂下柩
車西也又云徹奠巾席俟于西方此是徹從柩而降之朝廟
奠也又云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此方是設祖奠也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
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奠于室中尸東此始卒之奠也小斂畢
奠于堂上尸東此小斂之奠也皆在尸東大斂畢乃奠祝執
巾席從設于奧東面注自是不復奠於尸室中西南隅謂之
奧又云奠由楹內入于室此大斂之奠也朝夕哭乃奠入如
初設注入入于室也又云錯者出立于戶西此朝夕哭之奠

也朔月奠皆如初奠之儀又云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
穆當籩位醴酒位如初此朔月之奠也有薦新如朔奠此薦
新之奠也皆柩在西階上而奠在室中既夕禮遷于祖正柩
于兩楹間畢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既夕記啟殯朝祖之
儀正柩畢奠升設于柩西此從柩而行之朝夕奠也設于堂
上柩西既夕禮質明徹畢乃奠如初李氏如圭曰亦于柩西
席前設之既夕記徹乃奠此徹去從奠設朝廟之奠也亦在
堂上柩西既夕禮載柩于車畢降奠當前束注當前束猶當
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既夕記朝祖廟後卒束前而降奠席于
柩西此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也設于堂下柩車西既夕禮徹
奠此是徹朝廟奠乃祖注還柩車鄉外爲行始又云布席乃奠如初

既夕記祖還車不易位注據此此柩將行之祖奠也葬日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此徹祖奠也祖奠徹于柩車西北則又云鼎入乃奠祖奠當設于柩車東此大遣奠也祖奠大遣奠經不云設于何所考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疏云正經直云祖還車及還重訖乃奠如初不云饌處故記人明之敖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祖奠在柩車東則大遣奠亦在柩車東矣

又案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既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

柩東爲異既夕禮朝廟奠從席升設于柩西注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竊謂小斂以前奠于尸東者此時尸南首奠在其右也遷柩以後奠于柩西者此時柩北首奠亦在其右也至還車向外後柩復南首故奠于柩東仍在其右矣楊氏及注說皆欠分明又祖奠大遣奠柩已南首故此二奠在柩東楊氏并謂降奠亦在柩東者非也此時柩尚北首故注以爲在柩西也

又案小斂以前奠于尸者疏云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此說是也大斂以後奠于室者既殯則以鬼神之禮事之矣還柩以後奠于柩者蓋柩既離殯宮則奠宜從柩不能復設于殯宮之室也疏云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之處也此說失之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

廷堪案士喪禮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奧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儀是室中奠席皆東面也既夕禮遷柩從奠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疏云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柩側之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柩畢降奠當前束既夕記降奠席于柩西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遣奠經不云席敖氏繼公曰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既云

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斂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於尸也從奠用席不統於柩者既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

凡奠于殯宮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饋

廷堪案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燕養平常所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疏云大小斂奠朝夕奠等皆無黍稷故上篇朔月有黍稷鄭注云於是始有黍稷唯有下室若生有黍稷殷奠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也張氏爾岐曰朝夕之奠有醴酒豆籩而無黍稷至月朔殷奠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下室又自有燕養之饌故雖不設黍稷而不爲薄也既奠殯宮又饋下室者莫必神之所在故也蓋殯宮正寢也下室燕寢也疏云下室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然則士聽私朝於正寢燕息於燕寢皆恒居之處故奠饋兩設也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廷堪案既夕禮朝廟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奠畢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注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又

云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主人於是乃哭踊
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既夕記適祖廟薦乘車鹿淺幦于笭
革靾載軹載皮弁服纓繶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槀車載
篆笠注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疏云以車三
乘皆當有馬有馬則有此三者是朝廟奠薦車馬也既夕禮
祖奠薦馬如初注柩動車還宜新之也大遣奠薦馬馬出自
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注南上便其行也
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是祖奠大遣奠亦薦車馬也祖奠
言馬不言車既夕記朝廟奠言車不言馬皆文不具也
凡將奠皆先饌於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廷堪案士喪禮小斂陳奠饌於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
布實于簞在饌東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大斂陳奠東
方之饌兩觚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棗栗乾肉兩其實葵菹芋贏
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棗栗不擇脯四脡注此饌但言東方則
亦在東堂下也朝夕奠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
考前徹小斂奠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氏繼公曰適東方
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奠亦饌于東方也朔
月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柩朝廟奠東
方之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
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
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腶析蜱醢葵菹贏醢四籩
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

輅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徹小斂奠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注爲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徹朝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徹祖奠設于西北注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柩車在庭當階間則柩車西北卽序西南矣　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還柩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爲褻也從奠卽朝夕奠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此降奠亦再設之奠例與前同注說恐非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士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小斂辟奠爲事之始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爲事之終以賓客事之故皆不設於西方也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廷堪案士喪禮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升自阼階奠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此奠于堂者也大斂奠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奠畢由楹西降自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

升自阼階又云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庠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朝夕哭之儀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庠出如入此皆奠于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者文不具也既夕禮遷柩朝廟設從奠升降自西階徹從奠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升降自西階此亦奠于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柩北首辟其足也士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故升不由阼階也既夕禮徹降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東南疏云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柩車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此奠于庭者也故疏云然祖奠布席乃奠如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餘大遣奠注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東祖奠大遣奠亦奠于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即疏所謂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廷堪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

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由重南東者由重之南而東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疏云鄭解奠至重即踊者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階注云以君在阼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朔奠既夕禮朝廟奠升自阼階注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　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禰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徹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降自西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也徹無由重南東之踊節者變于奠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堂室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夕禮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由重南東疏云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

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卽朝廟奠隨柩而降奠于庭者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踊明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爲節來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於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廷堪案既夕禮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注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是柩朝祖如大斂奠也既夕記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注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疏云先朝禰後朝祖故先於禰廟饌至朝設之故也如小斂奠

者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鮓醴酒一豆一籩之等也是朝禰如小斂奠也考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鄭注當爲皇考字之誤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鄭注適士上士也孔氏正義曰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孔君知諸侯上士亦二廟者蓋據既夕記而言也王制禮器並云士一廟皆中下士祖禰共廟之制卽上經所謂祖廟是也

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廷堪案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也此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冪用疏布久之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扃口也繫用幹縣于重注幹竹簞也敖氏繼公曰幹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幹賀之注賀加之結于後注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于肂既夕禮啟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銘在肂至啟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雜記重既虞而

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禮當作記初喪當作將葬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未虞以前以重生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卽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卽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

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經違不可從也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門外

廷堪案士喪禮將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盥盆于饌東有巾注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又云西方盥如東方注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祝徹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饌東布巾大斂設盥于外外彌有威儀疏謂陳大斂饌訖當設盥于門外也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既夕禮請啟期後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疏云按小斂設盆盥在東堂下大斂設盥於門外

雖不言東方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于門外者也蓋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既葬之後始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異於吉時之洗在東階東南也

凡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

廷堪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注成踊三者三凡九踊也君使人襚注衣被曰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亦如上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首成踊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既夕禮公賵元纁束馬兩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是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也拜而成踊所以尊君也士喪禮始卒主人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注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不踊但哭拜而已親者襚不將命以即

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注主人徒哭不踊別于君襚也小斂後有襚者則將命擯者由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由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既夕禮賓賵者將命擯者由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奉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如公賵也）是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也拜而不踊所以別於君也又既夕禮柩車發行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

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不云成踊者禮殺故也

又案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顙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卽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已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第固井井也鄭賈而後說九拜者如陳氏祥道黃氏度鄭氏鍔吳氏澄田氏藝衡王氏廷相顧氏炎武毛氏奇齡閻氏若璩惠氏士奇江氏永諸君於振動之拜大率

依違于先後鄭之間否則略而不言卽或別敘一解亦無定見最謬者方氏苞之說也方氏之言曰振動未嘗拜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慴不寧更甚于答拜故列於五拜之前也不知聘禮公當楣再拜者拜聘賓之君之命非拜聘賓也故聘賓三退負序不敢答拜厭於其君盛禮不在已也前此入大門時公再拜賓辟不答拜亦然主國之君非爲已拜何震懾不寧之有方氏所云不獨陋妄穿鑿且不明禮意矣爲人使者不答拜是禮之通例聘禮之外如昏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之使者皆然禮經具在可考而知也詳見通例方氏不之知而曲爲之說眞方隅之見也故爲附辨於此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廷堪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

入門左視塗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是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也又云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此大夫主人亦拜之成踊者敬大夫也不稽顙者殺于君也

凡弔禭贈贈奠于死者皆不拜

廷堪案士喪禮之弔禭及既夕禮之贈贈經皆不云拜是賓於死者不拜也自始卒奠以至大遣奠經亦不云拜是主人於死者不拜也陸氏隴其曰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於柩於重於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豈經文略而不言歟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歟賓之弔奠贈贈亦皆不言拜汪氏紱曰喪禮急遽初喪尤甚虞禮以前皆不言拜與吉反也竊謂弔禭贈贈皆賓與主人行禮故於死者不拜奠異於祭未忍全以鬼神之禮事之故於死者亦不拜非主哀不主敬之謂亦非急遽之謂也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注衆主人庶昆弟也此室中之位也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

沐浴畢主人入卽位飯含畢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皆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俟于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則堂上尸東之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注卽位位踊東方位此阼階下西面之位也有遺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大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斂主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階下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尸東之位斂畢始復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次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

牀第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既夕記既殯居倚廬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有事先卽外位然後入卽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注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此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畢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此又門外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門外

至朝夕哭時仍入門即阼階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亦謂門外位也

又案既夕禮設祖奠畢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注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啟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疏云自死至於殯在內位據在殯宮中自啟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啟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考既夕禮啟殯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注如初朝夕哭門外位此初啟殯時尚是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入即位祖此則殯宮阼階下之位也至入祖廟柩升自西階主人從升正柩畢主人柩東西面此亦如小斂倚尸于堂之位也設從奠畢主人降拜賓即位踊襲此方是即廟中阼階下之位也至於公賵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賓賵主人拜于位亦皆廟中阼階下之位葢啟殯後則與未殯時同故未殯時主人之位恒在阼階下啟殯後主人之位亦恒在阼階下不復就外位也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衆婦人則戶外北面此尸西之位也言東面則在尸西可知小

斂畢奉尸倚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即位于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即位于階間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間者柩車將行故婦人于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考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親者注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小斂後以阼階上阼階下爲別既殯無事則主人入于次婦人無事或退處于房中

又案既夕禮既葬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注反哭者於其祖廟）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注出卽位堂上西面也此反哭之位主人東面主婦西面面與始卒哭位正相反且主人升自西階婦人升自阼階蓋相變以爲禮也

又案張氏爾岐曰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又曰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禮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

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禮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竊謂葬禮在士喪下篇是葬者喪禮之終也葬後乃虞祭是虞者祭禮之始也然則人子未葬不但不可以服官并不可以祭也張氏之言眞深於經術之言哉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廷堪案既夕禮啟殯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疏云周祝降階時當近東夏祝升階當近西是交相右也考凶事交相右者此經是也吉事交相左者如鄉射大射耦降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三耦拾取矢退與進者相左二次射司馬命去侯畢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三次射司馬命去侯畢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燕禮大射二人媵觚于公庭進酌散交于楹北皆是也

又案士喪禮飯含商祝襲祭服注商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設重夏祝鬻餘飯注夏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又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此外經有言夏祝者有言商祝者有但言祝者賈疏析之甚詳徐氏乾學曰夏祝事簡商祝事繁周祝文飾實兼兩者周制博

采夏商周人講習夏商之禮所謂監于二代郁郁乎文者以此儀禮所以爲萬世之經也

封建尊尊服制考

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也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所謂尊尊者皆封建之服何休所謂質家親親文家尊尊是也先王制禮合封建而言之故親親與尊尊竝重封建既廢尊尊之義六朝諸儒或有能言之者宋以後儒者因陋生妄於其所不知輒以己意衡量聖人由是說喪服者日益多而禮意日益晦心竊惑焉謹取經與傳言尊尊之義者別輯爲一篇名曰封建尊尊服制考而以戴記釋經與傳者證之俾讀者一覽而知不致迷於所往庶於經義不無少裨焉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曰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

廷堪案注與疏皆謂士不得君稱顯與經傳相違敖氏繼公曰諸侯及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此說是也詳見下妾爲君及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緦麻三月章貴臣

貴妾鄭氏蓋因大傳有尊尊之說知是封建之制遂謂士與無臣別於大夫以見尊尊之義不知士有臣從經傳之說而尊尊之義乃益明也故兵知士有臣但據經傳知之亦未知喪服尊尊之義全繫乎此也

又案大傳卽喪服之大傳也別於小記故名大傳鄭目錄云名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禮陳澔集說仍之皆不知爲喪服之大傳惟元吳氏澄謂統論喪服之大凡如易之繫辭爲易大傳故亦名大傳然吳氏說喪服經傳終不識尊尊之義亦屬一知半解而已

父爲長子 注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注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廷堪案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凡經傳所云長子衆子適子庶子者皆封建之制也子皆妻之子則以傳重者爲長子其餘皆衆子有妾子則以傳重者爲適子其餘皆庶子期服章爲衆子注以衆子庶子爲士與大夫之別恐未必然蓋適子庶子爲妻妾之分故此傳是士禮亦有庶子之稱也士無妾子則爲長子衆子有妾子則爲適子庶子蓋傳重與不傳重之分非士與大夫之分也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廷堪案傳所云受重者所受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唯封建始有之卽上傳之傳重也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若記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與傳文正同注亦明晰近休寧戴氏據通典所載賀循引喪服制曰於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改之好奇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淆似未可據以改經也邇來校書家喜棲別書所引者以改本文其風皆戴氏開之流弊恐未有艾也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注妾謂夫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廷堪案經所謂君指士而言也然則士卑無臣不得稱君有貴臣貴妾妾既稱君則臣亦得稱君注亦知已說之難通故於貴臣貴妾下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鄭前注以士爲卿士蓋曲護已說不知緦麻章承上文士爲庶母而言尙得云士卑無臣士妾又賤乎疏不破注自是唐人師法然經既云士有貴臣則不得云士無臣違經而從注考特牲饋食記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士有臣之明證也

又案上經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疏乃云士雖有地不得稱君不但與經違幷與傳違則疏說不可從也明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閹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廷堪案上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是注與疏皆以士不得稱君也今考此經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言公卿大夫之臣唯室老非衆臣之臣唯貴臣非衆臣也經所云公指諸侯也經所云士大夫指侯國之士與卿大夫也傳所云公卽經之公也傳所云卿大夫卽經之大夫也傳所云士卽經之士也傳所云室老者卿大夫之貴臣也傳所云貴臣者卽士之貴臣如曲禮所云士不名家相是也注旣以士卑無臣不得稱君則不得不以經之士爲卿士又不得不以傳之士爲邑宰下經緦麻三月章士貴臣貴妾又不得不以爲公士大夫之君然則疏所云士無臣者皆遷就注說而爲之也其實士有臣已見之經與記也士昏禮納采主人授老雁此曲禮所云士之家相卽士之貴

臣也聘禮賓問卿大夫降授老幣是此傳所云卿大夫之室老卽卿大夫之貴臣也蓋卿大夫臣多故傳云室老以別之士臣少故但云貴臣而已此外則衆臣也以傳釋經又以他經釋傳學者可以無疑矣敖氏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說與經傳合而又引李徵之曰以傳考之疑士卽卿字傳寫誤也今依本文讀之與傳正合固不必改經從已也

又案論語雍也可使南面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擅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風與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位者同一謬也包咸以南面爲諸侯朱注以南面爲人君聽治之位皆不云帝王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父卒則爲母注尊得伸也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也注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皆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廷堪案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兼所生母而言者也何以知之喪服經傳當封建之世合尊尊親親而制者漢以後封建既廢儒者不識尊尊之義故於此經多失其旨案齊衰期年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言適母也父在則其服齊衰期年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言大夫之庶子不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大功九月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緦麻三月傳於父在適母謂之私尊所生母謂之私親皆厭於至尊不得伸其私所謂尊尊之義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言

諸侯之庶子不爲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九月是父雖卒猶爲嗣君所厭不得伸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亦尊尊之義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竝得伸其齊衰三年也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齊衰三年章又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又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夫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爲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

牢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伸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後人熟視無覩遂使聖經賢傳千年來幾淪長夜良由尊尊之義不明故也禮意精深原不易曉而後世反道亂常之論顯悖天經地義又皆陋儒說春秋者啓之尤不可以不講考春秋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左氏無傳杜預則以爲桓公之母此夫

人三傳皆不知爲何人又僖公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范甯注穀梁引
劉向說則以爲成風此夫人三傳亦皆不知爲何人又宣
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左傳經作嬴氏公羊穀
梁二傳經皆作熊氏又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
經作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頃熊此夫人傳者姓與
謚皆互異又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左穀經
皆作姒氏公羊經則作弋氏又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穀經皆作定姒公羊經則作定弋此夫人傳者姓氏則
互異又昭公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何休注公羊以爲襄公嫡夫人後儒據左
氏則以爲敬歸之娣此夫人說者嫡庶則互異人尚不知
爲何人姓謚嫡庶且互異傳者說者之是邪非邪吾烏從
而辨之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說者
皆以爲僖公之妾請得而論焉經書夫人風氏
薨五年又書春王正月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召伯穀梁作毛伯楊士勛據徐邈本當作召伯公羊穀梁皆
以含與賵兼之爲非餘無異詞九年經又書冬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繫成風於僖公之下者正公羊母以子貴
之義也說見劉原父春秋權衡許君五經異義從左氏公羊之說以
爲禮也鄭君駁之雖兼用穀梁而其服問注亦引春秋之

義以證之蓋三傳本無甚異同也春秋經文既無譏辭傳者又以爲禮胡安國乃云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此論不知出何經傳周公制禮凡妾子皆謂之母孔子作春秋於其薨也大書曰夫人某氏薨於其葬也大書之曰葬我小君某是春秋與禮經合也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告宰我之辭也試思母者前言嫡母乎抑兼言所生母乎孟子曰無以妾爲妻齊桓公命諸侯之辭也試思戒諸侯無以妾爲妻者又何嘗戒庶子爲諸侯無以妾爲母乎胡安國即不能知禮與春秋豈論語孟子亦不能知乎說春秋者啖趙而下妄人固多未有如安國之甚者憑陋腹以爲理其罪乃至上通於天宜其見黜於聖世也

廷堪又案爲此義通禮經於春秋竊謂得聖人微旨而稽之儒說鄭康成劉原父二君而外罕有同者遂不敢自信後讀鄭邑萬氏斯大儀禮商父卒爲母三年又讀元和惠氏士奇春秋說僖公成風之禫竝同鄙見萬氏之言曰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爲母之中也惠氏之言曰春秋者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賵禫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

風易象陰係於陽春秋母係於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
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可見人心不甚
相遠自宋以後通儒日少故鮮發明之者嘗謂
本朝經術之醇直接漢儒視宋人之憑理說經眞有霄壤
之別矣
又案春秋成風之義公羊左氏皆以爲禮也考晉書禮志
隆安四年孝武大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
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允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
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理彌申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
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
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詔可通典又載徐野人之議未錄孔氏服問正
義所云不依正禮者蓋謂儀禮喪服無正文耳後儒說禮
不精不能引慈母如母鄭注證成春秋之義以致明太祖
孝慈錄激而爲矯枉太過之制也又晉書禮志興寧元年
哀帝章皇太妃薨（卽琅邪太妃周氏也）帝欲服重江虨啟先王制禮
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
是制緦麻三月蓋哀帝由琅邪王入後大宗欲降期者亦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之服也故江虨爲此議非庶子父
在爲所生母議也胡三省注通鑑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緦
縗弁而加絰以證之而不引喪服若庶子爲後者爲其母
服緦則當云父在厭於君不得伸私親不當云厭屈私情

上嚴祖考也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兼所生母言之注
本有明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若依鄭注妾子爲母父
卒得伸則哀帝降期正合禮意惜江慎不知而妄議以致
明世宗明倫大典激而爲矯枉過正之制也以此二事觀
之則經術豈可不亟加講明誤人家國乎王伯厚困學紀
聞說春秋用致夫人引江慎之言乃云曾謂周禮在魯其
臣無一江慎乎竟不知江慎所議是何禮可謂昧極宋人
表表如浚儀王氏所言尚謬悠若此其他又何足辨也
又案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
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此謂庶子之不爲後者也封建廢其禮本不能行後世妾
子貴則貴其母制本如此亦無煩貿儒之紛紛然經義不
可不加講求故爲正之如此蓋適庶及宗法皆因封建而
有貿儒不知封建久廢又不知先王尊尊之義每於適庶
宗法逞臆妄談喋喋不休禮意遂由此日晦且貿儒於經
多喜言易與春秋而畏言禮於禮多喜言喪服之經傳而
畏言威儀器數蓋畏實事求是之難而喜空言之易於逞
臆也其實裒然成帙者皆膚末無稽之談於春秋喪服之
精意何嘗夢見乎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注不敢降者
不敢以己尊

降祖禰之正體

廷堪案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封建之制以適長爲重因其將爲後也故異其服皆尊尊之義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父在爲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廷堪案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緦庶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於至尊故也孟子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爲請數月之喪集注引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經傳皆無厭於嫡母之文故說者以爲承趙岐之誤

不杖麻屨者注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注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其如親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廷堪案注言降有四品其義極精由此求之尊尊之義思過半矣竊謂不明尊尊之義而言古之喪服如瞽者無相坐雲霧之中而辨四方無論信經傳疑經傳從鄭注違鄭注枝蔓不休徒聒人耳終無是處也

爲衆子 注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延堪案無妾子爲長子衆子有妾子爲適子庶子凡衆子庶子指不爲後者言之皆封建之制也注以爲士與大夫之分恐非然士與大夫有別亦尊尊之義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注兩言之者適或爲兄或爲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

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注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廷堪案傳所云持重者卽所受於大宗之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於前則曰受於後則曰持皆受於天子諸侯者非無形之物也有重可持非唯諸子可以爲諸父之後孫可以爲祖之後卽弟亦可以爲兄之後兄亦可以爲弟之後經傳班班可考也封建旣廢無重可傳不過蚩蚩之氓志在財帛而已陋儒仿古乃有以少子爲長子之後者竟不知持重爲何事蓋因上傳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遂誤以持重爲持服矣

又案有宗廟土地爵位人民方謂之大宗天子以別子爲諸侯其世爲諸侯者大宗也諸侯以別子爲卿其世爲卿者大宗也卿以別子爲大夫其世爲大夫者大宗也大夫以別子爲士其世爲士者大宗也春秋桓二年左傳曰天子建國言天子以別子爲諸侯故云建國也又諸侯立家言諸侯以別子爲卿故云立家也又卿置側室言卿以別子爲大夫故云置側室也又大夫有貳宗言大夫以別子爲士故云有貳宗也又士有隸子弟士之別子無重可傳故云隸子弟也

又案左傳桓二年卿置側室杜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襄十四年卿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漢書文帝賜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帝先封於代蓋不敢以天子建國自居但如卿置側室而已此謙辭也小顏注漢書以爲側室言非正嫡所生殆不然矣

又案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太祖始封之君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皆釋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之文也注所謂祭天蓋周以后稷爲始祖所自出天即蒼帝靈威仰也傳又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四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此皆釋傳大宗小宗之文也注引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亦據禮記以解經也後儒讀

記而不讀經故於禘其所自出及大宗小宗如治亂絲而
無綱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

廷堪案此傳言小宗也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亦小宗之制考繼別子者百世不遷爲大宗有重可傳者也繼高祖者五世則遷爲小宗無重可傳者也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封建廢則不能行今唯世襲尚可行之後儒欲於士庶人家行此多見其礙也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廷堪案從服者大傳所謂服術有六六曰從服是也有尊尊之從服今但錄尊尊從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注無主後者人之
所哀憐不忍降之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
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
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之孫宜
延堪案後世承重孫爲祖服斬衰三年其服不見禮經唯
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
祖後者服斬黃氏幹取之以補經其實則爲人後者之服
耳考喪服斬衰三年章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
者必以尊服服之故適子卒適孫爲祖後爲三年之服謂
之承重也然此唯封建之世有之通典言之甚詳如孫爲
祖持重議有晉庾純及劉智劉寶王儉吳商諸儒辨難孫
爲庶祖持重議有晉劉智釋疑問答及束晳庾蔚之諸儒
之說適孫亡無後次孫爲祖持重議有晉萬蔣范宣問答
適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有晉徐邈問答及宋何
承天庾蔚之諸儒之說爲高會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有
晉劉智問答及成粲賀循宋後魏諸儒之說蓋當時雖不
世官而爵土猶在應襲者往往爭之故諸儒說禮精審若
此有重可承非特孫可承祖雖同宗之支子皆可承也今
律有承重之文以通典考之亦指世襲之家有後者言之
知禮者稀即律文亦不易讀也陋儒據家禮每於士庶人
家行此且使諸父在其下則全非禮意矣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注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子夏喪服傳之言也母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廷堪案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子夏喪服傳之言也母以子貴公羊春秋傳之言也適庶之精義盡於此中舍此皆離經畔道無稽之言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大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注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爲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大夫大夫朝與已同婦貴於室從夫爵也姑姊妹女子子既已出降大功其適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疏云祖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

廷堪案濟陽張氏曰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子如魯桓公太子同既爲君子後皆各爲其家之祖其世世嫡長是謂大宗也故曰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張氏說大宗雖爲明析而世世嫡長尚屬空言不知封建之制非空言乃實事也若適長不爲後則虛有其名而已安得爲大宗乎以左氏傳考之如孟孫氏以別子慶父共仲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襄二十三年孟莊子卒公鉏奉羯而孺子秩奔邾則秩雖長不得爲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注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注諸侯五月而葬而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而除之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

孫氏大宗而大宗在孝伯矣叔孫氏以別子牙僖叔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成十六年僑如出奔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則僑如雖適長不得爲叔孫氏大宗而大宗在穆子矣季孫氏以別子友成季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愛悼子欲立之則公彌雖長別爲公鉏氏不得爲季孫氏大宗而大宗在悼子公鉏氏乃小宗也張氏若云其世世爲後者是謂大宗則證之實事求是而但據空言吾未見其可也近儒不知封建久廢而好言宗法據理憑空立一宗子往往如此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注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

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廷堪案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

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
其常事考士之子恆爲士此宗子爲士者也若士之庶子
有爲大夫者當其在時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至卒後
則其子孫別立廟以是人爲祖不祖士之宗子喪服大功
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若公子之子孫
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
卑者也蓋國君若諸侯也公子者卿大夫也公子之子孫
有封爲國君是由卿大夫爲諸侯也世世祖是人若謂子
孫爲諸侯若世世以始封諸侯爲祖不祖公子者謂不以
其先之卿大夫爲祖所謂自尊別於卑者此也曾子問宗
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即此義也卿大夫之庶子可起而爲
諸侯則士之庶子亦可起而爲大夫故有大夫爲宗子之
服此宗子指士而言若宗子是大夫則其尊同但爲宗子
齊衰三月之服不必別云大夫爲宗子也近儒不明尊尊
之義往往於此多以臆妄說乃至有不信子夏傳者通典
奪宗議曰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
章京兆二府君僕射才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
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
加議罪案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子封爲諸
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況天子
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
嫡也隋書儒林傳吏部尚書牛宏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

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
官在第二品宜降傷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劉炫駁之曰
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
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緦三月良由
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
之有自漢至唐諸儒之議禮精詳如此非後世所可及也

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
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
君而猶未絕也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嘗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
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醴者也此者不降明有所降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廷堪案殤大功九月七月喪服經凡七條爲封建之制者四條其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皆無之蓋知其爲封建之制也而適孫之長殤中殤一條尚有之不知亦封建之制也

又案上經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縗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縗故殤之絰不纓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考殤服亦古禮之不行於今者茲但取有關於封建者錄之其餘則不及也

又案大傳服術有六五曰長幼鄭注成人及殤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注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注適婦適子之妻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注婦言適者從夫名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注爲父後者服期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子謂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
廷堪案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皆釋傳文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亦封建尊尊之義陋儒因下傳之注有尊同則不相降之語遂以爲傳文乃謂是莽歆所增竄凡經傳涉於此者皆毅然刪之可謂妄極蓋封建既廢古

禮容有不能行於後世者然不可以後世小儒陋腹遂以疑經石梁王氏之妄陳澔無識既采入集說陋者因以已所不解者爲莽歆所僞撰此說經以來未有之災異也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爲莽歆僞撰若儀禮自西漢立學以來從無有疑及之者爲此論者自非喪心病狂不至於此若如所言則士冠禮取脯之母拜其子特牲饋食禮嗣子養之父拜其子及此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長子齊衰三年皆封建之制後世所未有者豈亦莽歆所僞撰乎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或爲母謂妾子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廷堪案餘尊所厭鄭君無注敖氏云以死者爲其父尊之所厭則大謬竊謂公之庶昆弟其父雖卒而適子尚爲諸侯是先君之餘尊猶在故爲所厭不得伸也苟知尊尊之義則此傳不難解也

又案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疏云舊讀謂鄭君以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屬下字抽之在傳下所謂傳下者傳曰之下也蓋舊讀傳曰昆弟何以大功也其於厭降之義原可兩通近人有以昆弟二字屬下節經文之首者則讀之不可通矣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子爲之亦如之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會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廷堪案濟陽張氏曰舊讀與傳文甚協鄭君必欲破之不知何故且女子未嫁而逆降旁親於義亦自可疑爾存其說可也此爾注與舊讀互異學者莫知所從世多襲張氏之說而不知其未深思也考喪服子嫁注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此經例也上經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會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與此傳正同詳傳意未嫁者謂許於大夫而未嫁者蓋尊尊之義故鄭君此注亦引齊衰三月章以證之其義甚明後儒昧於此義故有逆降旁親之疑蓋尊尊之義鄭君而後知此者鮮矣注雖與舊讀異其義甚精世有好學深思者當自知之

又案休寧戴氏曰上節注當移於得與女君同下卽接傳文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皆爲鄭注說亦可從存此以質知者蓋鄭注自與舊讀異非與傳異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禰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延堪案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皆釋傳文自尊別於卑者之義陋者於他記文多疑爲莽歆僞撰於中庸則不復致疑何也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

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
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小功布衰澡麻帶絰五月者

適孫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亦此求之也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猶大夫兄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注君之庶子

廷堪案殤小功五月喪服經凡十一條爲封建之制者六條大夫庶子爲適昆弟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也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庶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大夫爲適孫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三條尚有之不爲封建之制也而適孫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三條尚有之不

知亦封建之制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

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

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緦麻三月者注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廷堪案此緦麻殤服也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尚有之蓋不知爲封建之制故也

又案小功殤服下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

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殤服長殤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蓋小功殤服重故傳以大功小功別之緦麻殤服輕故傳以齊衰大功別之其例甚明本不煩言而解近有謂此四句爲喪服經文誤入傳中者無端平地起波墟宋儒錯簡之燼其風不可長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官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廷堪案論語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喪服傳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又見大傳名卽親親尊尊之所繫故大傳之論服術一曰親親二曰尊尊卽繼之以三曰名凡喪服傳言名服者如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緦麻三月章士爲庶母乳母從母昆弟傳皆以爲名服故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
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
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廷堪案經所云貴臣貴妾在士爲庶母之下明指士之臣
妾也貴臣貴妾卽曲禮所謂士不名家相長妾是也家相
者貴臣也長妾者貴妾也士不名之則貴可知也若大夫
則云世臣姪娣矣鄭君必欲守其士卑無臣之說遂注上
經公士之士爲卿士注上傳之室老爲家相上傳之士爲
邑宰皆公卿大夫之貴臣故於此仍守前說注貴臣貴妾
云此指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不
無强經從己之病恐不可從敖氏繼公曰此亦士爲之也

大夫以上無緦服其義較長鄭氏於禮經最深唯士卑無
臣之說不能無疑也

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待之慈己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注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
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廷堪案此大傳所謂六曰從服是也前不杖期章爲夫之
君及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與此章君母之昆弟皆
尊尊之從服也

以上皆封建尊尊服制也唯先王時有之封建旣廢則不能行
陋者昧於古今世變不得其解往往穿鑿遂成聚訟今據經傳

本文提其綱而振之然後知聖人制作廣大精微若此則愚儒無學妄以爲劉歆僞造者其謬不煩言而自破而先王宗法之制亦因之而明矣此自宋以來言喪服者未發之覆也願與好學深思共質之云爾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一終

嘉應葉蓮舊校
南海鄧翔番禺黎永蕃新校